

【遵义文丛第六辑】

第十届

黔北笔会作品集

赵剑平 主编

《第十届黔北笔会文萃》收入了黔北作家新近创作的 50 多篇作品，体裁包含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。小说《大轰炸》是桐梓县文联主席邹德斌又一力作。青年作家钟华华的《苦桃树》以第一人称叙事，写了一桩尚未曝光的命案……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【遵义文丛第六辑】

第十届

黔北笔会作品集

赵剑平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十届黔北笔会作品集 / 赵剑平主编. --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5.6

(遵义文丛. 第 6 辑)

ISBN 978-7-5112-8477-8

I. ①第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7363 号

第十届黔北笔会作品集 遵义文丛. 第 6 辑

主 编: 赵剑平	著 者: 钟华华 邹德斌等
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

责任编辑: 谢 香	责任校对: 傅泉泽
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封面设计: 重庆典文传媒	责任印刷: 曹 诤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8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ail: gmcbs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

印 刷: 重庆东升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重庆东升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9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60 千字

印 张: 11.5

版 次: 2015 年 7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8477-8

定 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cotents

小说

苦桃树	钟华华	2
大轰炸	邹德斌	17
雪 孕	胡 静	57
村子里的那些人和事儿	杨 韬	75
秋 平	李芝惠	107
山狗子	秦光忠	126
黑炭与白花	李成旭	140
何魁小小说二题	何 魁	159
陪 会	周 君	163
老芥壳儿	李利维	165

散文

萧红：奔腾的生命	梅 子	178
我和乔叶	吴丽辉	185

湄潭印象	毕世林	191
茶味生活	王 易	197
石头的故事	周兰香	200
仙谷山，天然神奇旅游画廊	刁惜佳	202
山色（外二题）	刘伊霜	206
一个红与绿交融的地方	王红霞	214
垂钓人生	张晓强	218
感谢湄江	薛 维	221
古镇人的采茶岁月	安守琴	223
大美天池	何玉梅	229
冬天的土城	刘 喻	232
苦涩的味道	湛 红	235
最亲爱的宝贝	蒲春燕	238
穿越内心深处的河流	落 虹	244
喜悦的泪滴（外两题）	李东宇	249
追听远去的足音	陈学书	256
似水流年话童年	潘继红	262
协警也是警	王宗伦	266
蜘蛛情未了	骆黔江	273
惟放下，得快乐	胡 玮	277
谢谢给我机会上场	何 先	280

诗歌

乡村拾遗（组诗）	司马玉琴	284
黔北高原（外七首）	韩中州	287

石上生花树（组诗） 王兴伟 297

李远华诗歌 李远华 303

《记忆》五首 冉小江 306

高原（外二首） 谢启明 310

评论

在苍凉中审视与追问 唐燕飞 314

文学创作：立足本土与放眼世界 孙建芳 322

小 说

| 苦桃树

钟华华

在黑夜里等待一个结果很苦，尤其是站在桐花岭路边的苦桃树下，闻着苦桃树弥漫出来的清香。风卷起呛鼻的尘土扑到我脸上，我又觉得不苦，因为这结果与我无关。我是在等待杨花的结果。

她和马义之间产生的结果，似乎是从我肩头移开的一条装满粮食的麻袋。

不久前，我把这条沉重的麻袋，悄悄地卸给了杨花。后来，也就是几天前的凌晨时分，她又悄悄地把麻袋永远塞给了马义。

现在，我轻松地站在苦桃树下，噤着口哨，等待心爱的女人杨花。

天明之后，一定会有场恶雨。云层很黑，压得特别低。原本缀着鹅卵石般明媚的天空，一下子像淌满了漆黑的药水。隔着浓稠的夜色，我老远就听到杨花的脚步声了。她的脚步声，像乐章里高潮过后最丧魂失魄的一串音符。

“殁了？”我问她。她摇晃着脑袋，头发粘在脸上，除了一双眼睛像微暗的火，其余全部躯干不知隐藏到了什么地方。我又张口要问，她才点了点头，尔后又摇摇，头垂得很深。我也低下头，

才发现我俩都穿着旅游鞋。这年月，别说城里人，连山里人朝地头挑粪，都蹬上了皮鞋，我们却可笑地穿着旅游鞋。这是我们几天前，为了办成这桩事，特意准备的。

我想赶上前，双手插进夜色，揽住杨花的腰身。

她却有意避开我，靠着苦桃树，顺着树杆像弥留之人直喘气。她虚弱得顺势滑到了地上。她哭了起来，“酒，钉子，我全都用上了，酒是喝进他肚子里去的，钉子是吃进他脑袋里去的。”她边说边哭，一身酒气，还带着甜丝丝的血腥味。我有些不耐烦了，“我都清楚，酒是好酒，钉子也是好钉。当然，还有把铁锤，结实，值得信赖。这一切，都是我在躲雨镇上，给你买的。这年头，谁还喝苞谷烧？我买的可是瓶装酒。桐花岭的人，谁也喝不起这曾经红极一时的瓶装酒，更别说马义这穷鬼了。他赶上好运气，全是因为眼下的戒酒风波，让这些曾经像贵妇一样的瓶装酒，贱得像婊子，咳，对不起，那词儿难听，我也是为你好，钉子在铁锤面前，只会不停地往马义脑袋里钻，而且还不流一滴血。”

不知杨花听没听我说话，反正我说着说着，她就不哭了。

她仍旧靠着苦桃树，朝天上看。云层渐渐分开了，露出了血丝般的颜色。

晨曦照亮了杨花的脸。她的脸我特别熟悉——同她腰肢一样摸起来光滑，时常叫我发烧般颤抖。她脸上淌着两道小溪般的苦水。不过，我相信，它会由咸变淡，由淡变甜。我捧着她的脸，颤抖着嘴唇去舔舐她的泪珠。我像条狗，身体竟然热烘烘有些难受。杨花双手抱住我，我趁机搂起她，把她使劲往苦桃树上压。

“我是罪人呀，歿之前，我得找老人家诉诉苦。”

她突然在我下巴那儿，又哭起来，我吓了一跳，立即松开了纠缠她的双手。我在黑暗里，再次告诉杨花说，“你不会歿，我们仅仅是了结了一桩事，很快我们就会离开桐花岭。”

老人家其实就是教堂里的神父。在躲雨镇上，真正称得上老人家的，就只有神父。他的布道除了朝耳朵里，还朝鼻子里，眼睛里，嘴巴里滋溜溜钻着。一场布道下来，听客的心就会积蓄一湖平静的水。他说话极慢，真不知道老人家是怎么把时间拉得蛛丝般细长——两支烛的闲谈，听来却像让你晃荡了几辈子。

我们这些长年颠沛流离，罪恶深重的人，只有去躲雨镇上听听老人家布道，才能畅快倾诉自己的痛苦。对于她的想法，我压根儿不从。可是，事到如今，我俩像被拴住腿，倒挂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，我再怎么挣扎，也徒劳无功。对于这点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我只好心里盘算着，怎么才能说服苦桃树旁的杨花，让她尽快离开桐花岭，然后逃出躲雨镇。

不久前，就在世人皆知的东莞清场行动后一个星期，我接到了杨花的电话。她在电话里哀哭，像得了严重的热伤风，牙齿磕牙齿，弄得“咯咯”作响。“来把我接走吧，我要回桐花岭！”我接到电话时，正窝在狗棚一样肮脏又窄小的出租屋里。我一点也不吃惊——就在这些天，电视上已经把这座城市的暗娼，全曝光在了世人的眼皮底下。“她胸脯上令人浮想翩翩的叫号牌，好不容易刚从‘666’升到‘888’……”我边往外赶，边抱怨，“真他妈可惜！”

自从我第一次带着杨花，从苦桃树下离开桐花岭，来到东莞后，我就整日无所事事，像条不争气的狗，躺在窄小又肮脏的出租屋里，仰仗着杨花生活。当然，还有她的男人——赌徒马义，按月心安理得地挥霍着杨花的汇款。

“记者拍摄的时候，你捂错了地方。”

从东莞逃难般回来，在躲雨镇朝桐花岭走的路上，我抱怨杨花。杨花反驳我说，“我就两只手”。

“可别人也两只手呀，她们怎么能把脸遮严实？”我有些生气了。

“她们是她们，我只顾挡下面了。”

这就是城里女人和山里女人的区别，城里女人爱脸面，才不管下面露出什么花样呢。山里女人可不同了，危急关头，她们最看重的是怎样遮全两腿之间。

尘土飞扬的大路边，有只绿头红脖的鸟儿，打嗝似的叫了一声。我的身体也跟着叫了一声。在一个僻静处，我挡住杨花的去路，手指尽量伸开，紧贴着她光滑的，有点汗渍的肌肤，从上到下游走了一遍。但很快，她紧绷绷的肌肤，忽然松了，叹息也紧接着冒了出来。我想到了不断重复播放的电视里，她雪白的脖子上有三颗叫人难忘的红痣。在此之前，三颗红痣，一直是杨花美丽的点缀。可是现在，它们成了罪证，悬挂在了世人面前，尤其是马义。

杨花反倒安慰我，“桐花岭离东莞八辈儿远，不可能看到曝光的场景，况且遭逮的人那么多，偏偏马义就瞧见我脖子上的红痣了？再说，脖子上长红痣的，又不仅仅是我杨花，还有屁股上长红痣的，才叫绝呢！”

可是，杨花耳朵的红痣，太特别了，像天上三颗醒目的星星。

从躲雨镇回桐花岭的路上，杨花远没有今天这么绝望。风尘女子的轻佻，伴随着路上的扬尘和粪便味道，把我呛得燥热难安。

现在，我俩走在去躲雨镇找老人家诉苦的路上。铁锤和钢钉，不停地在我脑海里浮沉，耳朵里老响着叮叮当当的声音。钢钉立正，铁锤落下。铁锤招手，钢钉颤抖。就这样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铁锤还是铁锤，钢钉却已不见了。脑子里的翻腾让我直冒冷汗。我警觉地闪过身，让杨花走在了前面。

杨花像被掏空了内部的壳，边走边哭。

要不是我紧盯住她，真担心她虚弱的身体会在哭泣声中飘起来。

我是人贩子。之前，我只是个整日晃荡在躲雨镇上的穷鬼。

自从一次目睹了躲雨镇男人，把桐花岭女人贩到高原之外的东莞城，挣回不少钱后，在他们的暗自怂恿下，我也开始心痒痒得慌了。“干这营生，只消以恋爱为由，把女人带出高原，任你他妈的吃喝玩乐，”男人瘦得像只猴。他舒服地吸了口烟，然后喷我一脸，“别怕，这营生名正言顺，一本万利！”

怎么认识杨花的？我只记得是在多年前的一场洗礼仪式上。后来，在去桐花岭帮人迎亲的过程中，我们再次相逢。当天夜里，我把杨花约了出来。那时，她还是位羞羞答的姑娘。我们尽往没人的地儿走。两人的心里都像住了只鸡，“突突突”扑得慌。她跟着我往村外走，我身体热烘烘的难受，脑子却飞快地转动着。我想找个地儿停下，可是光秃秃的桐花岭上，除了漆黑的天空，就只有硌背的荒地，连棵像样的树也没有。

杨花滚热的身体，不远不近地跟着我，她急促的喘息声，似乎就在我耳边。好不容易遇到几棵桐花树，我又嫌它太直，而且像些挨冻的老者，把双臂抱得太紧，到时候，我担心连给杨花做枕头的枝桠也没有。

后来，我们碰到了苦桃树。这棵苦桃树离桐花岭不远不近，生长在一面长满柔软青草的山坡旁，它枝干盘曲，斜伸在夜空里。没等杨花走近，我一把拉过她。杨花喘着粗气，脸热得发烫。我趁机把杨花压到了苦桃树上。我第一次发现姑娘家的身子比女人家的紧。她退缩着，像面对一个挥刀的鬼子。不久，她退到苦桃树臂弯那儿，盘曲的树桠挡住了她。当然啦，挣扎了那么久，她其实也很想停下来。幸亏苦桃树帮忙，我总算压到了杨花身上。

杨花的乳房像发烫的石头，我使了好大的劲，才分开了她紧紧夹住的双腿。

我弄疼了杨花，她哭起来，惊醒了苦桃树上一只沉睡的绿头红脖子鸟儿。

很快，她先前挣扎的双手反过来拼命抱住我。那会儿，她就像现在在我跟前一样，边哭边低声说，“我是罪人，我有罪呀……”我那会儿安慰杨花，就像现在这样，“别怕，办完这桩事，我们就离开桐花岭，逃出躲雨镇，到时候我们就自由了。”

其实，我心里最清楚，我才是罪人。就在把杨花压在苦桃树上，弄疼她，并且心里暗盘算着把她贩到城市里挣钱的那一刻起，我成了真正的罪人。现在，我和杨花完成了一桩要命的事，去找老人家诉苦的路上，我突然想起我不仅是令人痛恨的人贩子，而且我还是接受过老人家洗礼的信徒。这样的双重身份，让我好几次在杨花身后停下来，长长地吐了几口气。

眼前的大路河一样宽阔，行人的脚步踩在风上，风弄得尘土四下飞扬。我和杨花，就像在尘烟中浮沉的小船。这样也好，我可以在浓密的尘土中撒几串可怜的泪水，不至于被行人瞧见。

女人就是这样，你弄了她，不管刚认识多久，她就跟随上你了。尤其是把自己的第一次交给我的杨花，总是在我身边磨蹭。

从苦桃树上下来，我几句话就哄翻了杨花。她边抹眼泪儿，但还是边跟在我身后走了。我心满意足地嘬起了口哨。那会儿，天还没开眼呢，不过，早起的一只鸟儿，站在一棵横着的藤蔓上歪头愣脑，合着我心思鸣叫起来。

那只鸟儿，也是绿头红脖子，我怀疑它就是苦桃树上的那只。

虽然天地不知我和杨花都在黑夜里干些什么，行人更无从知晓。可是我知道那只鸟儿对我和杨花的事，根根底底都十分清楚。

我就是对那只鸟儿不放心。

在躲雨镇桥头酒馆，我开口打几斤苞谷烧，老板却笑说话，“苞谷烧？这是哪辈儿的事，就凭你一身装着，也该喝高级的瓶装酒了。”老板是位胖子，胖子说话都粗声粗气的。他把大脑袋伸出柜台，拍着一瓶好酒说，“就连这样高级的酒，也贱得像妓女了。”

老板说完，朝我挤挤眼，又朝我身后不远的杨花努努嘴。然后，他把身子缩回去，站在酒馆的暗处笑起来。可能是杨花鲜艳的装扮，还有她那身从城市染上的刺鼻香气，让狡猾的老板猜想开来。

杨花很知趣，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处境。自从下了火车，来到躲雨镇上后，她就远远跟在我身后，既不搭话，也不像在车上时那样挨挨擦擦不肯分开。我们走得若即若离。

离开桥头，当杨花开始向我诉苦，谈了她回到桐花岭的担忧后，我决定要杀掉马义了。之前，也就是在躲雨镇上买酒，还有支开杨花，在五金店里买了一把铁锤和几颗钉子之时，我仅仅是萌生害人的念头。我想，仅仅是以防万一。如果不成，瓶装酒就当是我请马义开个荤，铁锤和钢钉，就当我请马义把他家里破败的板壁钉钉好，免得在杨花归来的夜里，把声音弄得太大让人家笑话。

铁锤和钢钉，是我在城市里歪躺在出租房的床上，看电视里“奇闻异事”之类的节目，才知道的最隐秘的杀人道具。节目播放了一桩离奇的死亡事件。当然，节目中的事件是桩几年前的未解之谜。电视中提到，事发现场只发现了一把铁锤，一只酒瓶和一只“敌敌畏”瓶子。死者是名偏远小镇上的中年铁匠，生活窘迫，却好酒贪杯。电视中还着重提到一个笑话：有年大热天，铁匠酒瘾发作，丢了铁锤，走进里屋，把手直接伸到床下摸酒喝，结果喝了半瓶才发现吞下去的是煤油。

节目最终带着调侃的口气论断：

“这离奇的死亡事件，不过就是酒瘾发作的铁匠摸错了瓶子。”

我从小就了解“敌敌畏”这农药，别说喝下它，就连揭开瓶盖，它的浓烈的气味立即就会呛得人想吐。当时，我对电视节目的胡乱猜想特别生气。尤其是警察面对死者，在屋子里询问铁匠的女人时，我注意到了最不寻常的一个细节——这位拾掇得极为整洁，浑身纤弱漂亮女人的目光，总是故意避开铁匠生前那把锤子，完全当铁匠赖以生存的家伙没存在。我想，它的确存在，而且按常

理说，睹物思人，铁匠的女人也该把它放在眼里才对。

可是，铁匠的女人偏不把它放在眼里。当然，警察也没把它放在眼里。可是，我像发现了新大陆，完全把它放在眼里，装进心里了。

我想，铁锤和钉子，是对兄弟，也是对冤家。

我想，它们还像对夫妻：钉子像杨花那样立定，我就会像铁锤那样敲下。我像铁锤那样招招手，杨花就会像钉子那样颤颤抖。

每次见到苦桃树，我就会像见了亲人，打心里想叫我失散多年的爹，还想痛快地喊我死去多年的爷。杨花和我走到了苦桃树旁，她瞅我的眼神有些无助，一副将要挨骂挨打的可怜样儿。我把瓶装酒递给杨花，“哄马义开心吧，这样可以免骂。”杨花接了，还低头闻了闻。

后来，我又从包里摸出铁锤和钉子，递给了杨花，“如果他把你往死你打，你就听铁锤和钉子的召唤吧，”我抱了抱杨花，还把她压在苦桃树上，折腾得苦桃树掉了我俩满头黄叶。

“记住，钉子要放稳，锤子要放低，就三两下，敲进去没了钉帽，刚刚好。”

杨花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然后离开了苦桃树。

“我们的苦总会成熟，然后结个甜甜的浆果。”这是站在布道坛上的老人家，当天晚上对着杨花和其他人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我想，人间的一切，就像苦桃树上的果子。当然，苦桃树的果子，我太熟悉不过。如果非要等它自然跌落，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。如何想办法让这果子早日跌落，从东莞送杨花回桐花岭的路上，我都快要疯了。

苦桃树上的果子，我不能摇落它。要是我去摇落，它就会砸烂我头顶。可是，我必须让它跌落。它不跌落不行呀，老悬在苦桃树上，我这个人贩子，不觉得它是一棵树的果子，我简直觉得

它像刀子呢。我和杨花常年走在苦桃树下，我担心有天，冷不丁有把刀子会掉到我头上。尤其是我把杨花压在身下时，杨花很安全，要命的刀子却可以直扑我颈窝。

叫谁去摇落这果子，我唯一能想到的，就只有杨花。她去摇苦桃树上的果子的时候，我可以远远躲开，站在土坎边儿，欣赏杨花和苦桃树同时摇晃的过程。这过程，就像绿头红脖的那只鸟儿，站在高枝上欣赏我压杨花的场景一样自在。

杨花一点也没犹豫，接过了我的瓶装酒。

中年铁匠的死亡事件，在“咣——，咣——”作响的火车上，我给杨花闲聊过。因此，当我把铁锤和几颗细长的钢钉递给她，她顺从地接受了。其实，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相信用不着我提醒，杨花会在临走时，给马义的床头放瓶农药。于我而言，我可不愿意永远背负人贩子的名声，和我心爱的女人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。更要命的是，我不想让马义捅破杨花身上发生的一切。要是到了那地步，我就只能在牢狱里度过余生。

现在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身心有些轻松，我想嘬口哨。人生最得意的时候，我就想嘬口哨。一切焦虑和忧愁，都在我的口哨声里飘走了。前面走着的杨花，还伤心着呢，一副哭哭啼啼，像意外丧夫的小娘子。我唯一需要做的事，就只有安慰她。如果还是没有用，就只有如她所愿，叫老人家安慰她好了。

“哭个屁呀，你什么麻烦事儿也不会有！”

杨花听我一说，在前面转过身来，小拳头胡乱朝我胸脯上擂，像擂着一面鼓。她像只哀伤的野兽击打我时，我身体又热烘烘起来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只有紧紧抱住她，挤压她，弄她。经历了这一切，她绝望极了，身体瘦成了一面欲望的旗，饥饿也像山间的岚，不断从她两腿间升起。我压了她一次，她还不嫌够，没等我喘口气，又在一个背阴地儿里，反倒是她压了我一次。

只要空下来，杨花还是啜泣。我想，只有求老人家了。

马义和我之间的怨恨，说起来其实挺简单。

马义原本生得丑，三岁时他奶奶抱着，跌倒在火塘里烧烂了嘴和耳朵之后，他变成了特别凶恶的男人。桐花岭的男女老少，都称他“鬼面人”。自从在桐花岭上，杨花把第一次献给了我后，我就开始积攒提亲和迎娶杨花的钱财了。那会儿桐花岭上修高速，马义家得到了不少占地赔偿。我就想，像我这样穷得叮当响的男人，不仅讨得了杨花欢心，还霸占了她纯洁的身体，如果我不准备丰厚的钱财，就太对不起杨花，更对不起生她养她的爹妈了。于是，我想到了桐花岭上的马义。桐花岭上一夜富得流油后，人们发现钱多得不知怎么花，发疯般爱上了‘赌苞谷’。我们躲雨镇的男人，脑子灵活，纷纷跑到桐花岭上赌博挣钱。

我像位朝圣者，拎着自己积攒了很久的可怜巴巴的几个小钱，夹杂在了灰头土脸的人群中。

在马义家，我和一帮男人赌了三天两夜。钱真的是个怪，总是往富人口袋里揣。我那次不仅没赢钱，反而倒贴了本。更可怕的是，不久，马义凭借鼓鼓的腰包，死缠烂磨，很快把杨花娶进了家门。桐花岭的女人就是这样，不管有没有爱情，只要进了男人家的门，从此就认定：生是他家的人，死是他家的鬼。

杨花出嫁那天很伤心，我也很伤心。可是，生活就是如此残酷。当然，之后马义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儿去。他被一夜暴富弄得晕头转向，很快就败光了钱财，而且弄得比我还穷。我就是在杨花痛苦迷茫的那些日子，偷偷约上了她。我们在僻静的苦桃树下，不知压了多少回。就在这时，在男人败光了家产之后，桐花岭的女人，又开始了打工生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躲雨镇的男人，像鼻子灵通的一群群狗，半路就把桐花岭的女人，连哄带骗，带到了灯红酒绿的东莞。

那些年，从桐花岭到躲雨镇的大路上，漫天尘土中匆匆赶着